

大清國吳敬梓著
大日本國高田翁甫訓點

儒林外史

從第一回
至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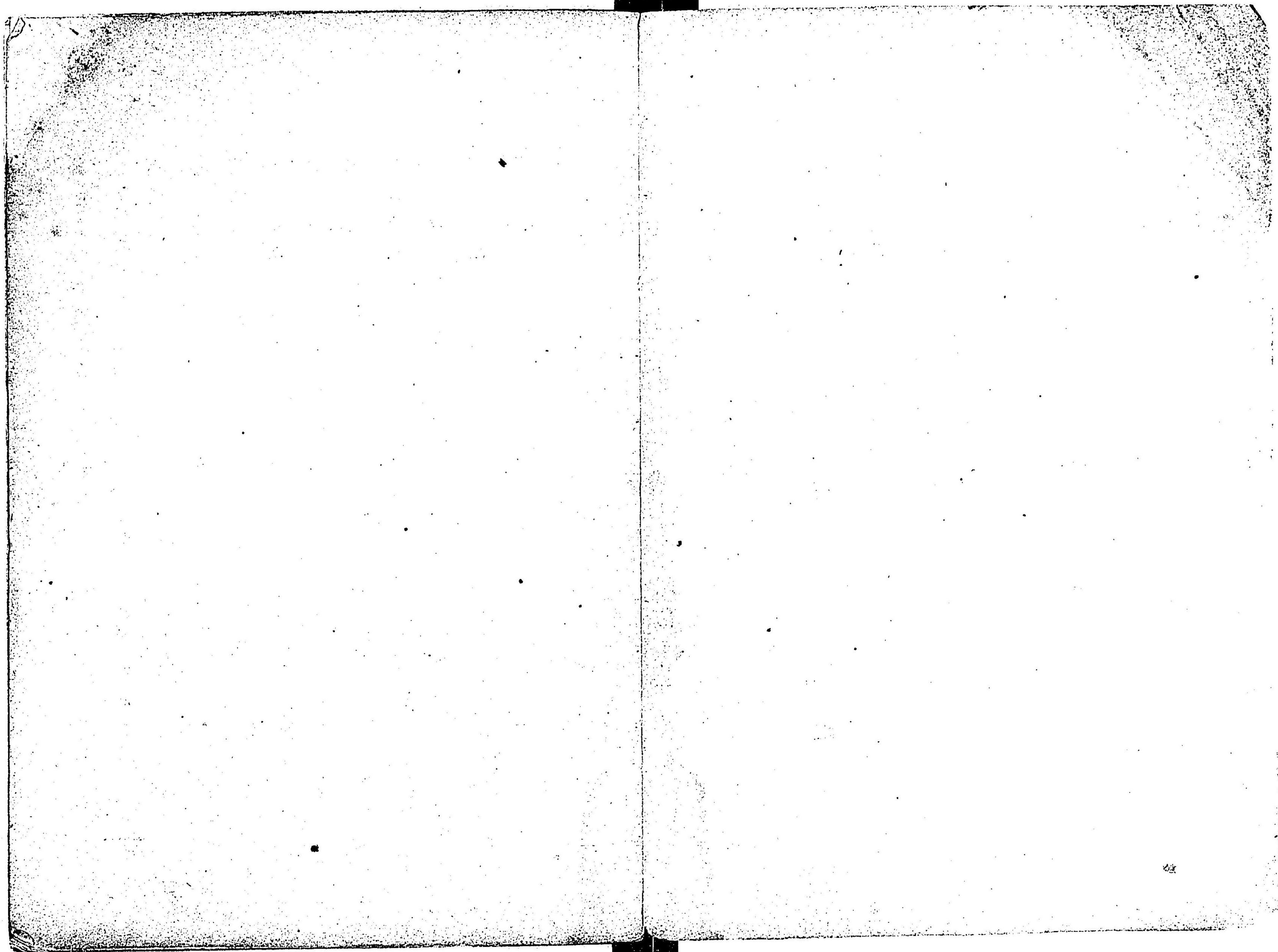
首卷



同治八年原板刷行
明治十三年二月訓點發行

九皇義塾藏板





儒林外史序

古今稱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裨官爲史之支流善談裨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卽是佛之旨予弗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纂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到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于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卽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想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裨官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

列也曰儒林迴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傳云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為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滸金瓶梅不若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

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儒林外史序

跋

是書為全椒吳敏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又木老人吳固全椒望族先生尤負雋才年又少不可一世仇爽急施與以芒束之辭踵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資之不二十年而贏金盡矣雍正乙卯舉鴻詞科當事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繫應堅臥不起客金陵為山水所痼遂移家焉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為盟主鳩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一人工鉅售所居屋以成之晚歲益窘冬至不能具爐炭姻戚故舊官中外者千百計卒不一往惟閉戶課子子名煊字荀叔以進士官中書翰林天友等韻之學著書甚富賣文為活卒葬金陵鳳臺門花田著有詩說七卷(是書載有秦沛洧篇數語他如南有喬木為祀漢詞凱風為七子之母不能食貧居賤爰采唐矣為載嬌



答莊姜燕干飛而作皆前賢所未發（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七卷）是書則先生嬉笑怒罵之文也書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爲青然先生其生平至敬服者惟江甯府學教授吳蒙泉故書中表爲上上人物其次則上元程綿莊全椒馮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至交書中之莊徵君者程綿莊馬純上者馮萃中遲衡山者樊南仲武書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爲年羹堯鳳四老爹之爲甘鳳池井布衣之爲朱草衣權勿用之爲是鏡蕭雲仙之姓江趙醫生之姓宋隨岑庵之姓楊楊執中之姓湯湯鎮臺之姓楊匡趙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荀嚴貢生之姓莊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萬中書之姓方范進士之姓陶莫公子之爲浙江梁或曰相城張韋四老爺之姓韓沈瓊枝即隨園所稱揚州女子高青邱卽輒名世詩案中事或象形諧聲或度詞隱語若以三雍乾間諸

家文集細釋而參稽之（スルカ）往往十得八九先生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抄本亂後遺失）是書爲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先生著書皆奇數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卽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裝積而成陋劣可哂宜刪之（以復其舊）薛慰農觀察知先生於余爲外家垂詢及之敢以下所聞於母氏者（余母爲青然先生女孫）略述其顛末如此

明治八年冬十月上元金和識

儒林外史全傳目錄

-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自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 第四回 蔣門子趨和尙與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 第六回 卿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 第十回 魯翰林麟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鴛鴦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儒林外史全傳目錄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自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第四回 蔣門子趨和尙與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第六回 卿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第十回 魯翰林麟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鴛鴦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第十三回 蘧駱夫求賢問業 馬純土伏義疎財
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路詩壇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與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倪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璽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遲風流高會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流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四

- 第卅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士主祭
- 第卅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 第卅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警
- 第卅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步保奏凱青楓城
-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血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鄉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黨心
-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閣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五

-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意氣代友求名
- 第五十一回 少婦驕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毒刑
- 第五十二回 此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儒林外史第一回

高田鏡甫訓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岐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盡心積德把流光照。誤濁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這是一首詞，也是個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歎時勢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指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看看三、四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的沒的，沒有進來的，一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年」

二
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從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
些針指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一把你僱在
間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一塊成飯喫，只在
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
如住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喫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
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
子兩個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
我這大門邊，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
都在那裡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
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每
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差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
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便要回家去。王冕送出

門來，母親替他整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小心心，休惹人說
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著兩眼淚，去了。王
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著母親歇宿，或遇秦家
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拏塊荷葉包了來，家裏遞與母親。每日
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喫聚到一兩個月，便偷一個空，走到村學堂裏，
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
下看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那日正
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
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
三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
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裡有二十來枝荷花，苞
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

古一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兩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正思想間，只見遠遠的一個秀漢挑了一担食盒來，手裏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掛著一塊毡，一條來到柳樹下，將氈鋪了，食盒打開，那邊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個穿寶藍夾紗直綴，兩人穿元色直綴，都有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綴的是個胖子，來到樹下，尊那穿元色的，一個鬚子坐在上面，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想他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吃了，一回那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子，買了個名望體面，前月初十搬家，本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著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

一個不敬那瘦子道：縣尊是王千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做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十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托做親家寫一封字來，去晉謁晉謁危老先生，他若背下鄉，回拜也免不得這些鄉戶人家，放了驢和豬，在我田裏喫糧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學者了，那鬚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着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纔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積聚的錢，不買葷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覺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係是湖裏長的，又像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

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著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聰明，幾年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恬淡，歲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恬淡，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潤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却是一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在草堂裏坐着說話。

兒一日正和秦老坐著，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頭帶瓦撈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敘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暨縣一個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時常下鄉來，看親家。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雞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只位王相公，可就是一個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一個不曉得？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經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著王相公，見必費心，大筆畫一畫。在下年一個月後，下鄉來取。老爺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來。秦老在傍著實攛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稟過了本官，那知縣

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了十一兩，只拏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八作候問之禮，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教謝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个鄉下農民，呼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纔學畫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坐不知，可為慙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之下。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個何難！門生出去，即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個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

奔下鄉，到秦老家，趨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一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况這件事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纔是。如何走到這裡，茶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呼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個百姓麼？」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筆票子傳我，我乍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着，倒要你去帖子，請着，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秦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拿帖子請你，自然是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拗些甚麼。」

王冕道：「秦老爺頭翁不知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一段子，木泄柳的故事，麼？我是不願去的。」翟買辦道：「你這話，是難題目，與我做叫十學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個果然也是兩難。若要時，王相公又不肯若娶不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間好了，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則就要就四隣的，廿三結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喫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稱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方纔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厮那裏害甚麼病？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着實恐赫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

面斷不是難為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胆，見我，我就便帶了他。不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敏？又想道：「一個堂堂縣令，屈是去拜一個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道：『這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百分。況且屈尊敬賞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這是一篇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當下定了主意，次日早傳齊轎夫，也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車半翟買辦扶著轎子，一直下鄉來。鄉里人聽見兒纏纏，一個個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著。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個婆婆拄著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晨牽牛出去飲水，尙未回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裡？」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裡。」

說畢，關着門進去了。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發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著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坐山，雖不甚大，却青蔥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二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知縣正走着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發買辦趕將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哩？小二道：王大叔麼？他在二三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家喫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轉了來家，發買辦如此道：般稟了知縣，知縣變著臉道：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拿王冕來責懲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師說他暴

躁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不能中抬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王冕並不會遠行，即時走了來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纔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裡醋磨，小民無所不為，這樣的，人為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老爹，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所來拿你的母親去不成？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況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知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

四十

都_テ在_ニ我老漢身上_ニ替你扶持_シ便_シ了_ス王冕并_ニ謝_シ了_ス秦老_一秦老又走_テ目家去_テ取_リ了些酒肴_一來_テ替_テ王冕送_ニ行_一喫_シ了_シ半夜酒_一回_リ去_ル次日五更王冕起_テ來_リ收_メ拾_メ行李_一喫_シ了_シ早飯_一恰好秦老也到_リ王冕拜_ニ辭_シ了_シ母親_一又拜_シ了_シ秦老兩拜_一母子洒淚_一分手_一王冕穿_ニ上_ニ麻鞋_一脊_ニ上_ニ行李_一秦老手提_ニ一個_一小白燈籠_一直_ニ送_ニ出_ニ村口_一洒淚_一而別_一秦老手_ニ拿_ニ燈籠_一站_ニ着_一看_一著他_一走_一走的望_ニ不_ニ著_一了_一方_一纔_一回_リ去_ル王冕一路風餐露宿_一九十里大_一站_一七十里小_一站_一一經_一來_ニ到_ニ山東濟南府_一地方_一這_一山東雖_一是_ニ近_ニ北_一省_一分_ニ這_一會城_一却_テ也_一人物富庶_一房舍稠密_一王冕到_ニ了_ニ此_一處_一盤_一費用_一盡_シ了_一只得_ニ租_ニ個_一小巷_一門_一面_一屋_一賣_ニ卜_一測_一字_一也_一畫_ニ兩_一張_一沒_一骨_一的_一花卉_一貼_ニ在_ニ那裏_一賣_ニ與_ニ過_ニ往_ニ的_一人_一每_一日_一問_レ卜_一賣_ニ畫_一到_レ也_一擠_ニ個_一不_レ開_一彈_一指_一間_一過_ニ了_ニ半年_一光景_一濟南府裏_一有_ニ幾個_一俗財主_一也_一愛_ニ王冕_一的_一畫_一時_一常_一要_レ買_一又自_一己_一不_レ來_一遣_ニ幾個_一粗_一夯_一小_一厮_一動_レ不_レ動_一大_一呼_一小_一叫_一鬧_一的_一王冕不_レ得_ニ安_一穩_一

五十

王冕心_一不_レ耐_一煩_一就_テ畫_ニ了_ニ一條_一大牛_一貼_ニ在_ニ那裏_一又題_ニ幾_一句_一詩_一在_ニ上_一含_ニ着_一諷_一刺_一也_一怕_ニ從_ニ此_一有_ニ口_一舌_一正_一思量_一搬_レ移_レ一個_一地方_一那_一日清早_一纔_一坐_ニ在_ニ那裏_一只_一見_レ許_一多_一男女_一啼_一啼_一哭_一哭_一在_ニ街_一上_一過_レ也_一有_レ挑_ニ着_一鍋_一的_一也_一有_レ下_一羅担_一內_一挑_ニ着_一孩_一子_一的_一有_ニ個_一個_一面_一黃_一肌_一瘦_一衣_一裝_一藍_一縷_一過_レ去_一一_一陳_一又_一是_レ一_一陳_一把_ニ街_一上_一都_一塞_ニ滿_一了_一也_一有_レ下_一坐_ニ在_ニ地_一上_一就_ニ化_一錢_一的_一間_一其_一所_一以_一都_一是_レ黃_一河_一沿_一上_一的_一洲_一縣_一被_ニ河_一水_一決_ニ了_一田_一廬_一房_一舍_一盡_ニ行_一漂_一沒_一這_一是_ニ些_一逃_一荒_一的_一百_一姓_一官_一府_一又_一不_レ管_一只_レ得_ニ四_一散_一覓_一食_一王冕見_ニ此_一光_一景_一過_レ意_一不_レ去_一歎_一了_一一_一口_一氣_一道_レ河_一水_一北_一流_一天_一下_一自_一此_一將_ニ大_一亂_一了_一我_一還_ニ在_ニ這_一裏_一做_ニ甚_一麼_一將_ニ些_一散_一碎_一銀_一子_一收_レ拾_レ好_一了_一拴_ニ束_一行李_一仍_一舊_一回_レ家_一入_ニ了_一浙_一江_一境_一纔_一打_レ聽_レ得_レ危_一素_一已_一還_レ朝_一了_一時_一知_レ縣_一也_一陞_ニ任_一去_レ了_一因_レ此_一放_レ心_一回_レ家_一拜_ニ見_一母_一親_一看_ニ見_一母_一親_一康_一健_一如_一常_一心_一中_一歡_一喜_一母_一親_一又_一向_レ他_一說_レ秦_一老_一許_一多_一好_一處_一他_一慌_一忙_一打_レ開_一行李_一取_ニ出_一一_一匹_一繭_一紬_一一_一包_一耿_一餅_一拏_レ過_レ去_一拜_ニ謝_一了_一秦_一老_一

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親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床王冕百方延醫調治總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附王冕道我眼見得不得濟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仗場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為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這言將來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王冕哭着應諾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王冕擗胸哀號哭得那隣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老一力幫襯制備衣衾棺槨王冕負土成墳三年苦塊不必細說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竊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陽得了金陵立為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提

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市並無騷擾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為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淨面皮三綳鬚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馬向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音一謁吩咐從人都下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我姓宋先在江南一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但鄉民一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是一個粗鹵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功利之見願消孤在江南則慕大名今來拜

訪嬰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
 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
 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吳王歎息
 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
 廚下一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著吳王吃了稱
 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說
 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
 我一看說著就罷了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
 建國號大明二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
 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
 我帶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來看纔曉得危素歸降之
 後忘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曰太祖大怒發往和洲守余闕

墓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
 四書八股又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个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
 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說著天色
 晚了下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
 桌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輝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那些
 眠鷗宿鷺闐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著天上的星向秦老
 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一厄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
 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水面上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冕同
 秦老嚇的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天上紛
 紛有百十個小星都墜回東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見降下
 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我們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傢伙各自
 歇息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

十二
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裡後來漸漸說的多丁王冕並不通
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半年之後朝廷果然遣一
員官捧著詔書帶領許多人將著綵緞表裡來到秦老門首見秦
老八十多歲鬚髮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
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在上一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
軍之職下官將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雖是這里人只是久矣不
知去向了秦老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
燭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仍
舊捧詔回官去了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後來得
病去世山隣歛些錢財葬於於會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壽終於家
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
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個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元人雜劇開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起引所記之事也
然與本事毫不相涉則是庸手俗筆隨意填湊何以具筆墨之
妙乎作者以史漢才作為稱官觀楔子一卷全書之血脈經絡
無不貫穿玲瓏具是不肯浪費筆墨
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着眼處故開口即叫破卻只輕輕
點透以後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個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
莖草化丈六金身
穿潤衣戴高帽嗟黃河北流都是王元章本傳內事用來都
不着形跡功名富貴人所必爭王元章不獨不娶功名富貴並且
躲避功名富貴不獨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貴元章之母亦生怕
功名富貴嗚呼是真其性與人殊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
有不一種不食煙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嗜好耳

十二

翟買辦替時，知縣辦事時，知縣替危老師辦事，各人辦各人的事，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世有窮書生，得納交於知縣，謂然自謂，人生得一知己已死，可不限者安，知其不危，老師而來也。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書中諸人之影子，其所談論又是全部書中言辭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有大關係。學書荷花，便海雨，露湖光，一段將滿，星辰便，有露凍夜靜，一段文筆異樣烘染。秦老是極有膽的人，卻不讀書，不做官，而不害其為正人君子，作者於此寄慨不少。

儒林外史第一回終

儒林外史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一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為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著水，夾這庵是十方香火，只得一個和尚，往着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此道庵裏來會議。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為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拜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娶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著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

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荀老爺三七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
白給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尙陪著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拿一把
二 鉛壺撮了一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燎的滾熱送與衆位
吃荀老爺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
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正說著外邊走進一個
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鬚子歪戴著瓦撈帽身上
青布衣服就如油篋一般手裡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
和衆人一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
年新充的總甲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尙道和尙把我的驢
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喂的飽飽的我的驢完了事還要
到縣門口黃老爺家吃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尙把腿蹺起一隻
來自已拿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著說道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

農的快活了一想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
帖子來我怎好不送去賀節每日騎著這个驢上縣下鄉跑得昏頭
暈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亡八在路上打上个前失把我跌了下來
跌的腰膀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个豆腐飯邀請親家
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
得一個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吃不退就係今日請我的黃
老爺他就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抬舉我我若不到不
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黃老爺我聽見說他從年裡頭就是老爺
差了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却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不
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爺請李老爺家房子禰窄所以把
席擺在黃老爺家大廳上說了半日纔講到龍燈上夏總甲道這
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

功德賴着不_モ出來不知_レ累_テ俺_レ賠_レ了_レ多少_ノ况_レ今年老爺衙門裏頭_ハ班二班西班牙快班家家都與_ス龍燈我料想看_レ个不了_レ那_レ得_レ功_ノ夫_ノ來_テ看_レ鄉裏這條把燈_ヲ但你_レ們說_レ了一場我也_レ少_ク不得_レ搭_レ个_ノ死_ニ子任_ニ憑_ニ你們那_ノ一位做_レ頭像這_ノ荀老爺田地廣糧食又多_ク叫他多_ク出_シ些_ハ你們各家照_ニ死_ニ子派_セ這_ノ事就舞_レ起來了_ノ衆人不敢_テ違_レ拘當_下捺_レ着姓_ノ荀的_ハ出_シ了_レ一半_ヲ其餘衆戶也派_シ了_レ共_ニ二_三兩銀子寫_シ在_ニ紙_上和尙捧_出茶盤雲片糕紅棗和_ト些_ハ瓜子豆付_干乾栗子雜色糖擺_シ了_レ兩_ノ桌_ニ尊夏老爺坐在_ニ首席_ニ斟_上茶來_申祥甫又說_レ孩子大了_{ナリ}今年要_下請_ニ一个_ノ先生就_ニ是_レ這_ノ觀音庵裏做_中个_ノ學堂衆人道_レ俺們_ラ也有_ニ好_ニ幾_ノ家_ノ孩子要_ス上學_ヲ只這_ノ申老爺的令郎就是_レ夏老爺的令婿夏老爺時刻有_ニ照_ニ主_ノ老爺的牌票也_ハ要_ス人認_レ得_レ字_ヲ只是_レ這_ノ个_ノ先生須_下是_レ要_ニ城裏去_上請_レ纔_ハ好_ハ夏總甲道_レ先生倒_ニ有_ニ一个_ノ你道_レ是_レ誰_ノ就是_レ咱_ノ衙門裏

戶總科提_ニ控_ス顧_レ老相公家_ニ請_レ的_ノ一位_ノ先生姓_ハ周官名_ハ叫做_ス周進年_ハ紀六十多歲前任_レ老爺_ノ取_レ過_レ他_ノ个_ノ頭名却_レ還_レ不_レ曾_テ中_ニ過_レ學_ノ顧_レ老相公請_レ他_ハ在_ニ家裏_ニ三个_ノ年頭他家顧_レ小舍人去年就_テ中_ニ了_レ學_ヲ和_ニ咱_ノ鎮上_ノ梅三_ノ相一齊_ニ中_ニ的那_ノ日從_ニ學_ニ裏_ニ師爺家迎_レ了_レ回_ル來_ル小舍人頭上戴_ニ着_レ方巾身上披_ニ着_レ大紅絨騎_ニ着_レ老爺_ノ棚子裏的馬_ハ大吹_レ大打_レ來到_ニ家門_ノ口_ニ掩_ニ合_ニ衙門_ノ的人_ハ都_テ攔_レ着_レ街_ニ遞_レ酒落_レ後請_レ將_ニ周_ノ先生_ヲ來_リ顧_レ老相公親_レ自_ニ奉_ス他_ニ三_ノ杯尊在_ニ首席_ニ點_レ了_レ一本_ノ戲是_ハ梁灝八_ノ十歲中_ニ狀元的故事顧_レ老相公爲_ニ這_ノ戲心裏還_レ不_レ大喜歡落_レ後戲文內唱_ニ到_レ梁灝的_ニ學生_ノ卻_レ是_ニ十_ノ七_ノ八_ノ歲就_テ中_ニ了_レ狀元顧_レ老相公知道_レ是_レ替_ニ他_ノ兒子_ノ發_ニ兆_ス方_ニ纔_ニ喜_ヒ了_レ你_レ們若_ハ要_ス先生_ヲ俺_レ替_レ你_ヲ把_ニ周_ノ先生_ヲ請_來衆_ノ人都_テ說_レ是_レ好_ク吃_レ完了_レ茶_ノ和_ニ尙_ノ又_下了_レ一斤牛肉麪吃了_レ各自散_シ訖_ル次日夏總甲果然替_ニ周_ノ先生_ヲ說_レ了_レ每年_ノ館_ノ金_ハ十二兩銀子每日二

弄銀子在和尙家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日開館到了
十六日衆人將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飲請了集上新進學的
六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著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日牌時候周
先生纔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迎了進來衆人看周進
時頭戴一頂舊毡帽身穿元色紬舊直綴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
處都破了脚下一雙舊大紅紬鞋黑瘦面皮花白鬚子申祥甫拱
進堂屋梅玖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周進就問此位相公
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庠的梅相公周進聽了謙讓不肯
僭惟向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
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玖回顧頭來向衆人
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
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

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朋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
爲老友若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
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
家做妾就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間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道這
話到不同他讓了竟借著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有周
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吃了茶擺上
兩張桌子杯筯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衆人序齒坐下斟上
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飲而盡隨即每桌擺上八
九個碗乃是豬頭肉公雞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
筯却如風捲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年看那周先生時一筋也不曾
下中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肴饌却不是上門怪人揀好
遞了過來周進攔住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個倒

失于打點，卻不知先生口甚喫齋。周進道：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如今也喫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喫齋，倒想起一個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衆人都停了筭聽他念詩。他便念道：默。秀才。吃長齋。鬚鬚滿腮。經書不搨開。紙筆自己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念罷，說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默是不默的了。又掩著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喫長齋鬚鬚滿腮，竟改他說一個著說罷，哈哈大笑。衆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是意思，申詳甫連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該敬一杯。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個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秀才，但這喫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個，母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肥肉來外祖

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喫，聖人就喫，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只到今年秋祭，步不得有肥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得承謝衆人，得酒接在手裏，廚下捧出湯點來，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衆人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個周進，怕湯不潔淨，討了茶來，喫點心。內中一人問申詳甫道：你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下來陪先生，坐坐申詳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喫酒去了。又一個人道：李老爹這纔一年，在新任，李老爹手裏著實跳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九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牙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裡頭要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大宮，一般好，不熱鬧。荀老爺向申詳甫道：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竟走順，風再

過兩年只怕也娶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娶，莫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要娶做幾年的。」夢梅相公正與著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有，有些准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個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玖道：「就是微倖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差不錯端端正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頭上，遂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這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些準。于是點心喫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申祥甫拿出一副監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歇宿。向和尙說定館地，就在後門裡這兩間屋內，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向衆人領了學生來，七八個短幾個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周進上位教書，晚間學生家去，把各家賢見，拆開來看，只有

荀家是二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分的也有十來個錢的，合擺了不旬一個月，飯食周進一總包了。交與和尙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牛一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毬，每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導，不覺兩個多月，大氣漸暖，周進喫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一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却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著下望，雨下在河裏，煙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却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篷，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榜坐著一個人，船尾坐著兩個，從人船頭上放著一担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一

絡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裡說道原來是個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個年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尙怎的不見說著和尙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爺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著周進道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著我去拏茶來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條凳子就坐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知他是個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門門口願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曾考過一個案首的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願二哥是俺戶下冊書又是拜盟的好弟兄須與和尙獻上茶來喫了周進道老先生

二十

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兩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卻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卻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會做完自己心裡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伏着號板打一個盹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裡拿着一技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卽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揚着簾子進來把俺抱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弟嚇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轉來拏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裡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官坐師坐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正說得熱鬧一個小學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閣著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只得上批

三十

做王舉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叫和尙拿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進道：我方纔上墳回來，不想遇着雨，就鬧一夜，說着就猛然回頭，一眼看那小學生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覺就喚了一驚。一會兒，咂嘴弄唇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周進又不好問他批完了，做依舊陪他坐着，他就問道：方纔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纔七歲。王舉人道：是今年纔開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玫，也替他起個王榜的名字。發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弟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縣裡沒有

這一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着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準，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為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準的。前日晚生初來會著集上梅朋友，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這年就飛黃騰達的。王舉人道：這話更作不得準了。比如他進廩學，就有日頭落在他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是俺頂着的了。彼此說着，聞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着，喫了收碗去，落後和尙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一壺熱水。周進也喫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日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了，洗臉穿好衣服，拱手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勝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自這一番

齊整ナシ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
 墮不醒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累年增蹙忽然際會風雲終
 歲凄涼竟得高懸日月ニ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一回分解

功名富貴四字是此書之大主腦作者不惜千變萬化以寫之
 起首不寫王侯將相却先寫一夏總甲ト夫總甲是何功名是何
 富貴而彼意氣揚揚欣然自得頗有官到尙書吏到都的氣象
 牟尼ニ之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莊子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蠅蚋不
 知春秋也文筆之妙乃至於此梅三相顧影自憐得意極矣不
 知天地間又有王大爺在甚矣功名富貴甯有等級耶
 場中鬼跳是假夢荀玫同榜乃真夢也偏於假夢說得鑿鑿可
 據轉以真夢為不足信活活寫出妄庸子心術性情
 周進乃一老腐迂儒觀其胸中只知喚觀音齋念念王舉人的

墨卷則此外一無所有可知矣

從二喚齋引出做夢又以梅玖之夢掩映王惠之夢文章羅絡句
 一聯有五花八門之妙

書中並無黃老爹李老爹顧老相公也者據諸人口中津津言
 之若實有其人在者然非深于史記筆法者未易辨此
 金有餘云人生在世難得的是一碗現成飯此語能令千古英
 雄豪傑ト同聲一哭蓋不獨吹簫之大夫垂釣之王孫為凄涼獨
 絕人也到省買貨極尋常之事偏偏遇着修理貢院何其情事
 逼真乃爾

同 同 十 十 十 十
五 四 四 三

同 十 六 四 四 十
一

撒 了 一 地
カホニアラヒ
洗 進 就 做 回
臉 適 紙 稟 稟
過 過 上 過 過

撒 了 一 地
カホニアラヒ
洗 進 就 做 回
臉 適 紙 稟 稟
過 過 上 過 過

同 十 同 十 十 同
六 八 七

六 三 同 七 十 九

奉 跟 姑 驗 欄 都
承 家 蛭 朔 阻

奉 跟 姑 驗 欄 都
承 家 蛭 朔 阻

同 七 全 全 六 全 五 全 全 全 全 四 全 全 三 二 二 全 本 全 升 全
文 第 二 回 二

同 一 九 同 八 七 五 十 八 全 三 一 十 十 八 六 二 九 六 六 五 十 一

怕 叫 不 道 是 三 來 好 在 个 看 賠 做 老 頭 帽 白 諸 往 露 程 鳴
做 肯 誰 杯 來 好 在 个 看 賠 做 老 頭 帽 白 給 位 着 涼 式 鳴

怕 叫 不 道 是 三 來 好 在 个 看 賠 做 老 頭 帽 白 諸 住 露 程 鳴
做 肯 誰 杯 來 好 在 个 看 賠 做 老 頭 帽 白 給 位 着 涼 式 鳴

同 同 十 十 同 同 同 十 十 同 同 同 九 同 同 同 八 七 同 同 七
二 一

四 三 二 八 十 十 六 一 一 九 四 同 三 十 同 九 四 十 六 四 二

原 個 跟 著 幾 到 不 哩 怕 怕 得 一 怕 先 申 不 他 一 茶 間 嫁
來 年 望 個 到 差 不 怕 怕 得 一 怕 先 申 不 他 一 茶 間 嫁
原 個 跟 著 幾 到 不 哩 怕 怕 得 一 怕 先 申 不 他 一 茶 間 嫁
來 年 望 個 到 差 不 怕 怕 得 一 怕 先 申 不 他 一 茶 間 嫁

原 個 跟 著 幾 到 不 哩 怕 怕 得 一 怕 先 申 不 他 一 茶 間 嫁
來 年 望 個 到 差 不 怕 怕 得 一 怕 先 申 不 他 一 茶 間 嫁

明治十二年十月廿八日板權御願

同 年十一月七日 御免許

同 十三年二月發行

◎定價金拾五錢◎

滋賀縣大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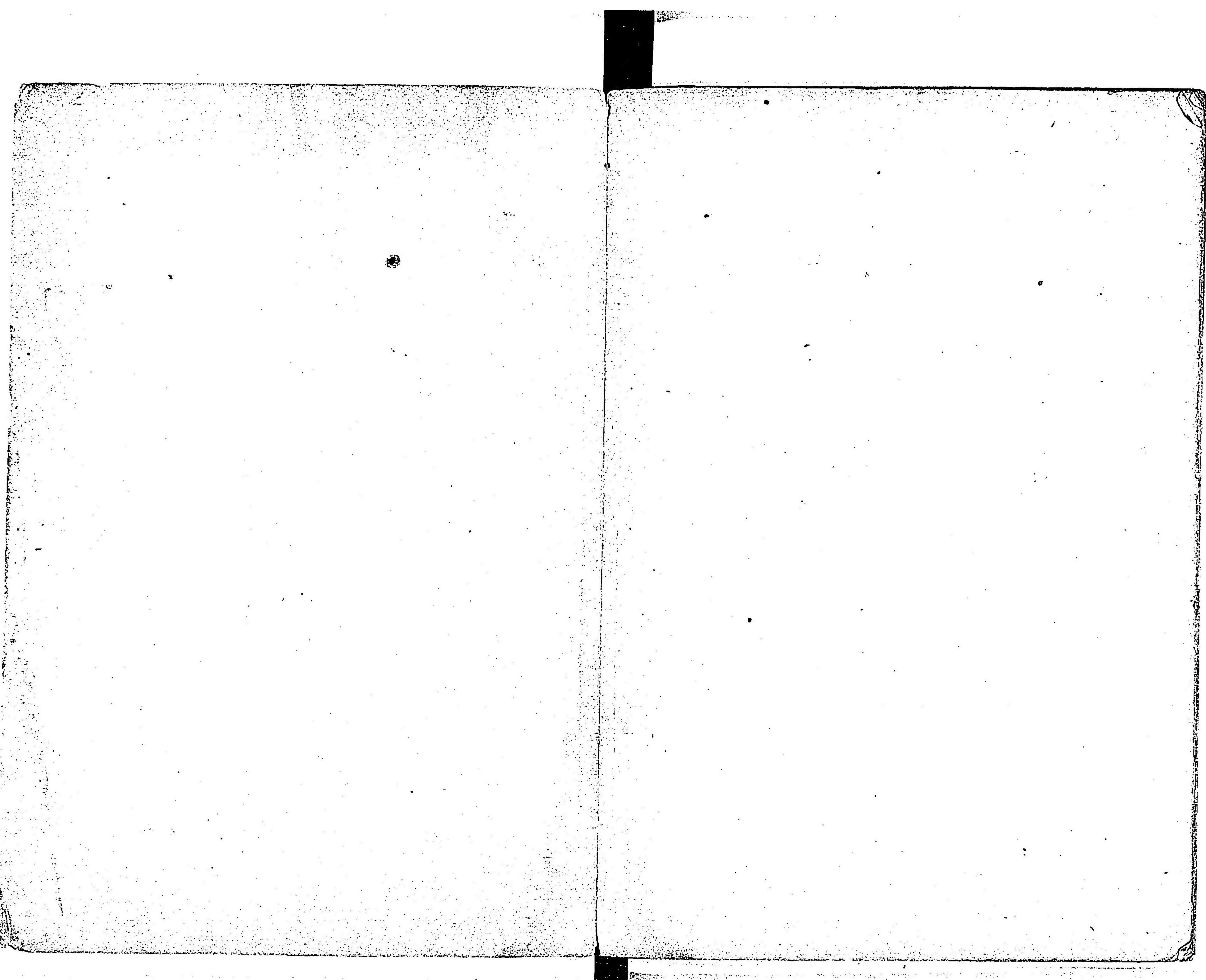
九皋義塾藏版

滋賀縣平民

滋賀縣并出版人

高田義甫

滋賀縣下近江國滋賀郡大津
下榮町十一番地寄留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小說類

函

五八架

三號

一冊

特67

647

201839-000-1

特67-647

儒林外史

吳敬梓/著

M13.1

EDA-0144

